

孝友鏡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四十六編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下冊

新教育
譯小說
苦兒流浪記

三冊
八角

此書原著者為**法國文豪**愛克脫麥羅氏。譯者

為吳縣**包公毅**先生。別署**天笑生**先生文名

噪海外。所有譯著。一經出版。往往不脛而走。有口皆

碑。先生既譯是書。自謂其原書內容。與畏廬**林先**

生所譯之塊肉餘生述。同工異曲。於男女

校少年諸子人格修養上。良多裨益。現在英德俄日

均有譯本。世界流行。可達**百萬部**。然則是書之

價值。可以想見。况復經包先生以**生花之妙筆**

寫**痛苦之事情**。曲曲傳神。面面俱到。乎。讀是書

者。與其視為小說。毋寧**視為文學讀本**

壬一四五號

中華民國七年八月初版

(孝友鏡 二一冊)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譯者

閩縣林慶通
閩縣王慶通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濟南
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
蘭谿吳興安慶蕪湖南昌漢口武昌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寶慶常德衡州成都重慶達縣
福州廈門廣州潮州香港桂林梧州
雲南貴陽張家口哈爾濱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五四八四自

孝友鏡下冊

第六章

德絡格辭婚後四日。有車出坎塞羅佛道。距坎塞羅佛可半里爾。止於路旁。一少年下車。告御者。駕車候於逆旅。車乃循來道去。少年則背向疾趨。似心有要事。每每爲深憂所中。旣於叢樹之外。望見坎塞羅佛。乃沿樹而行。左右顧盼。頻覓枝葉繁盛之處。以自蔽其身。行至莊院之前。悅極而呼。蓋莊門開而不閉也。藉叢樹及蔓草之力。得潛身渡過石橋。不爲人所覺。旣過橋。躡足過佃工之屋。穿叢樹而入。至園中。行數武。大駭而慄。則蓮蕊蟹坐於梓樹之下。以首倚几隅。嗚咽不已。纖指遮於面上。指間隙處。珠淚盈盈流出。

落於沙上。少年躡步趨之。而女已覺。伸首大駭。躍起。而口中不禁呼巨司打之名。將疾趨避。而巨司打已長跪於地。堅執其兩手曰。蓮蕊蟹。爾聽吾言。設爾避我。不令於此。末次相見之時。吐其痛苦之懷。用自慰藉者。我立死於爾之足下。爾實吾之姊妹。且吾之聘妻也。嗟夫。蓮蕊蟹。以吾二人至清淨至溫和愛情之名義。請爾幸勿拒我。時蓮蕊蟹雖遍身顫動。尙能作尊貴高尙之容。以冷淡之聲言曰。先生之膽量實足駭異。自彼日決裂之後。先生尙敢來此。不知何能有此勇氣。吾父因彼日之事。羞憤病臥。不能遽起。此卽先生所以報見愛之心乎。巨司打曰。天乎。爾乃咎我。吾實何尤。蓮蕊蟹曰。吾二人之關係已絕。吾雖不能如爾之富。然吾之血脈。乃至尊貴。不能受人罵詈者。君速起去。吾不能更見君矣。巨司打伸

手懇求曰。卿幸宥我而憐我。我實無罪。女時淚盈盈下。乃以手掩之。反身欲走。巨司打曰。忍哉。爾今棄我。乃不作一言以敘別。尤不作一語以慰我。我之懇告爾。乃無聞。吾之悲楚。爾乃無動。吾今惟有自趨窮途而已。爾實欲吾如是。吾又奈何哉。乃遽起。以首抵石。几淚落如雨。復言曰。蓮蕊蟹吾友。爾加我以死刑。吾仍恕爾。願爾在人間。多有幸福。勿以我爲念。今永訣矣。語畢。力已盡。坐於蓮蕊蟹頃間。所坐之榻上。兩臂如痿。蓮蕊蟹已行數武。爲巨司打哀懇之言。所羈而止。愛情與義分二者交戰於中心。不期顯露於容色。似芳心已爲此隱爭所困。不禁淚落如綆。復趨近巨司打。執其一手。嗚咽言曰。巨司打。吾可憐之友。吾輩至屬不幸。汝知之乎。巨司打觸此溫柔之手。聞此嬌婉之聲。悲乃立止。以笑容顧女曰。吾至

愛之蓮蕊蟹爾來就我爾乃憐吾悲傷耶爾不復恨我耶蓮蕊蟹歎息曰似吾二人之愛情能於一日二日中漸滅耶巨司打曰否否蓮蕊蟹曰吾二人之愛情實永永不滅且百折不挫者也一息尙存則愛情亦在巨司打勿謂吾二人之分離吾心之悲不如爾也爾知我愛爾之心不變者則當努力珍重吾心永不忘爾吾雖不能與爾相見而靈魂則隨爾身吾之愛爾至死乃已當於死後相見於天堂或在天主之側成禮若在地上永無團聚之期矣巨司打曰蓮蕊蟹爾誤矣吾輩尙有一綫之希望吾叔非執意不移之人或能憐我之失望而意以轉也蓮蕊蟹曰此或然之事惟吾父恥辱之念永不能忘巨司打爾速行吾忘吾父之訓矣吾乃不顧恥辱獨與一不能爲吾夫之人聚語設爲他人遇見者吾父且

將羞憤以死。巨司打曰。吾至善至愛之蓮蕊蟹。爾更許我一刻之時間。聽吾所言。吾叔辭此婚事。吾大痛哭。至自拔其髮以求之。彼不爲吾動。吾失望之極。乃不復自制。竟與待我至厚之恩人抗忤。至以言恫嚇之。如忘恩背義者之所爲。吾對叔之言。至不當於禮。事後自思。不覺慄然。乃跪求吾叔之恕罪。叔之心慈善。許我如肯立從叔遊意大利者。則肆赦吾罪。叔意蓋欲使吾忘爾也。嗟夫蓮蕊蟹。吾乃能忘爾耶。吾許諾作此旅行。而中心隱喜。吾將與叔久親近。吾將事叔惟謹。以敬愛之。誠迴其勢利之心。或且能操勝券。彼時當以吾手及吾身命。授爾以定聘之冠。加爾之額。長跪於聖堂之前宣誓。謂爾當爲吾最稱意之佳配。女面稍露笑容。蓋聞巨司打之言。心念幸福。或尚可冀。頗自喜慰。已而轉思知係妄想。

則慘。然而言曰。巨司打。吾更奪爾最後之希望。於心誠愧。然亦無可奈何。爾叔固可轉念。吾父則奈何。巨司打曰。爾父耶。彼必寬恕前事。遇我如已失之子而復得者。蓮蕊蟹曰。否否。巨司打。爾勿作此想。人之挫辱之者至矣。教門廣大之途。或且可以寬恕。然在貴族者。則萬萬不能忘此奇辱。巨司打曰。爾乃不識爾父。吾若得吾父之許諾而歸。告彼曰。吾將造女公子之幸福。請先生以蓮蕊蟹妻我。吾將以世界未嘗見之愛情加之。使其生無窮歡樂。其命運將爲世人之所羨慕。設我作此言者。彼將何以對我。蓮蕊蟹垂其目曰。爾乃深識吾父無際之慈善。彼一心惟欲爲我造幸福。爾果如是。彼將感謝天主。而祝福於爾。巨司打曰。爾亦信阿翁必許諾耶。吾二人前途一綫之陽光行且發其絕大之光明。可用此作溫

和之。希望。吾至愛之人。爾其勿憂。當示我以深信天主仁慈之意。使我長途。得以慰藉。爾於禱祝之時。幸稍憶我。或於幽徑之上。時呼吾名。並獨處之時。幸以笑容遙遙向我。吾在途中。必窺見爾。與吾爲禮之態也。但爾能念我。吾心已慰。雖飽嘗離別之苦。亦所誠甘。語次。蓮蕊蟹默然。涕下不止。蓋巨司打之詞。溫婉淒涼。動人至深。蓮蕊蟹悲憤之念。已消滿腔。只有情愛與悲涕耳。巨司打知之。乃曰。吾去矣。蓮蕊蟹幸努力珍重。吾所以舍吾鄉井。及吾至愛之人。以去者。蓋一心。含有無窮之希望也。無論眼前之情勢如何。吾均不爲慮。以生退怯之念。蓮蕊蟹爾其日日念我乎。女怯然無主。曰。天乎。吾乃已許吾父。忘爾置之不念矣。巨司打曰。爾忘我耶。爾乃強忘我耶。蓮蕊蟹曰。否否。巨司打此爲吾第一次違吾父之命。

吾自覺力不能踐吾言。吾實不能忘爾。吾愛爾。至於最終之晷刻。乃止。巨司打曰。吾謝爾。爾溫柔之語。足使我生其奮勇之力。以與運命頡頏。吾至愛之人。爾雖在此。當有天主保護爾之形容。可隨我遠行。如護我之仙人。吾願於晝夜之間。憂樂之時。無一刻不見爾也。蓮蕊蟹此別足。使我肝腸碎裂。事勢雖屬不得已。吾祇有聽命而已。今別矣。乃緊抱女之纖手。已乃穿叢樹而去。蓮蕊蟹亦呼曰。別矣。巨司打女語。後力不自支。仍歸坐於石榻之上。

第七章

蓮蕊蟹以私會之事告其父。請其父分二人之希望。烏李埃白克聽其女之言。木然如無知覺。終不置一言。但作乾笑而已。自是日起。坎塞羅佛幽愁之景。乃愈增長。烏李埃白克之狀。愈形隱痛。每

每獨坐。目睛癡射地上。蓋四千佛耶。借券之期已迫。此期一至。則父女所處之境地。愈不堪矣。蓮蕊蟹亦自掩其悲。不欲更增其父之憂。雖其中至有遐思而外貌則矯爲無事。逐日設詞以解老父之愁。然百端均屬無效。老人覩其如是。亦或微笑以酬之。然笑中實含萬苦也。蓮蕊蟹時或忍淚叩其所以鬱鬱無歡之故。烏李埃白克終以巧言相避。使不得盡其詞。恆獨自徘徊於園中。似欲避其女者。女遠望其父。見其滿面憤怒。及其失望之容。且時露猛暴之狀態。女卽趨近其前。用溫語以慰之。而烏李埃白克見女之至。雖略略酬答其所問。旋即趨避室中。獨坐沈思。如是者一月。形容漸槁。如得羸疾。漸以衰弱者。然烏李埃白克之態度愈變愈奇。女知其必有隱事梗於心中。因以不寧。八日以來。烏李埃白克之

狀態。如得熱病。一言一動。無不證其有深憂者。每一星期中。恆以車至恩威斯城中兩三次。而其所爲之事。則祕不以示人。及返坎塞羅佛。則時已暮。晚餐陳於案上。烏李埃白克默然相見。不作一語。頃之。卽令蓮蕊蟹就寢。已亦攜燈入臥室。女知其父必且不眠。蓋每夜心懸其父。時時驚醒。常聞地板戛戛。尙有其父之步履聲。則瞿然驚起。蓮蕊蟹者。性至剛果。且富學識。心久欲強其父示己以真情。平日欲探取隱衷。乃常爲其父之眼光。及其莊容之所奪。蓋老人亦審知女意。見女之至。則聳然惟恐其發問。一日。烏李埃白克清早赴城中。至午未歸。女心憂惶。往來於室中。喃喃作語。忽而止步。拭其淚痕。無意之間。竟啓案前之屜。此案卽平日烏李埃白克作書之處也。女此舉或欲窺其父之隱事而發也。然亦不能

自覺忽於屨中得紙據。一展視之。顏色大變。讀未終卽止。閉屨出門外。俯首徐行。懊喪無藝。旣入別室。默坐沈思。且自言曰。售賣坎塞羅佛乎。此何故也。德絡格曾辱詈吾父。以吾輩不富。此實何因而然。吾輩果窮耶。嗟夫。吾夫之悲愁。皆爲是乎。此時若作噩夢。已而面容忽發光采。朱櫻微啓。目光閃爍。立生剛決之容。方毅然欲與窮運相抗。撓者忽見舊窳之車。已入坎塞羅佛。女出至門次。見其父嗒然垂首於胸。僵僂一無生氣。下車身顫。女大慄懼。竟不能作一語。父旣入室。女仍在門次。頃之額際及兩頰忽絳。意則大決。尼其父之後。而人自語曰。吾恭敬之心。何可中輟。吾又何能坐視。吾父憂愁以死。今必窮吾之底蘊。並就吾父心坎中。剔去猾蟲。勿令蝕吾父之心房。且行且思。直至最深之室。亦不叩扉。排闥直入。

見其父枯坐以肘加案。俯視其手。淚續續落。女趨至其前。長跪於地。向其父曰。父憐兒。兒今跪而求父。幸許兒分父之悲。父幸告我何物。乃能碎裂吾父之心。兒欲知父何以獨處祕室之中。不勝悲恫。烏李埃白克愁容滿面。扶其女起曰。蓮蕊蟹爾爲我在此世界中。獨一之珍寶。吾奈何使爾悲愁至此。爾今投身於吾之懷中。吾將有至危之事。加諸身上。女聞似不注意。但以剛決之聲言曰。吾父聽之。兒必欲探悉吾父所以殷憂之故。如不得其故。則斷不去此。雖不欲上拂慈懷。然子職所在。必當爲親分憂。父尙能堅忍。不暇以親愛之恩。施及於兒乎。烏李埃白克曰。謂吾不愛爾耶。吾之隱憂。正以愛爾之故。隱之十年。其焦煩至矣。日夜惟禱祝天主。降福於爾。乃天主竟不一應吾禱。蓮蕊蟹曰。然則今後兒將不幸矣。

烏李埃白克曰。爾之不幸。卽以吾家之交否運。否運一來。卽罄吾輩所有而去。今吾家當遷去坎塞羅佛矣。烏李埃白克此言。本以啓發女之疑慮者。女初聞頗失措。已卽鎮定而言曰。吾父必不因此不幸之事。而深自憂傷。至於日就頹萎。兒深知吾父強毅之性。必不至是。父之深憂。蓋防兒共此顛頓之局。用傷父心。嗟夫。吾父慈恩。乃無涯涘。使兒至於不能言其感激之忱。設今有人來此。欲以全世界之財產。授兒。令兒觀吾父之憂愁。至於一日之久。敢問兒當作何辭以應之。烏李埃白克默然愕顧。女曰。兒固將辭謝全世界之財產。甘受貧困者也。譬之吾父。設有人以全美洲之金錢。賂父。使棄蓮蕊蟹者。父將如何。烏李埃白克曰。天乎。世乃有以身命易金錢耶。女曰。如是則天主使父及兒兩人相倚爲活世界上。

固無一物足以間之。其恩大矣。今何爲受此深惠而尙怨天嗟夫。吾父幸勿自餒其氣。今無論命運如何。縱窮處於茅舍之中。能相聚不離者。則亦何愁之有。烏李埃白克。旣駭且羨。輒然而笑。似聞未曾有之事。因合掌曰。蓮蕊蟹吾兒。爾非地上之產。乃天人也。吾心茫然不知爾。識見之廣。至於無度。女見其父爲所感動。欣然呼其父曰。父起與兒把握。幸勿悲愁。吾父子能固結如是之堅。彼命運何能抗我。於是父女果相抱。久之復執手共坐。面有得意之色。人幾其忘却全世界矣。此時烏李埃白克心至感動。復搵淚而言曰。今日吾心乃有新血潮湧。吾至悔不早以此事告爾。然爾須恕我。吾懼爾不堪其憂。或且心冀得解脫之門。以是默然不告。以吾前此尙不深識爾心。乃未知天主賜我之珍寶。有如是之可貴也。

吾今將以全局告爾。亦不能更祕勿言。且時已將至。無可挽回。蓮蕊蟹爾能否有勇力。聽吾揭露茲事之全豹。女覩其父至寧靜中心甚喜。答曰。吾父可悉寫其痛苦。使絲毫不留滯於心。兒欲綜覽其全。幸勿隱匿。父當知。每吐一言。則兒心爲之一慰也。烏李埃白克執女之手曰。爾今實能分我之痛苦。助我負此重擔。吾不爾隱矣。吾今所以告爾者。爲至慘之歷史。然吾兒慎勿悲傷。吾所歷之辛苦。亦最足動人也。爾聞此。亦必曉然於德絡格。所以待我輩如是之酷者。烏李埃白克語後。置其女之手。移目不視其女。以鎮靜之聲言曰。當是之時。爾方幼冲。溫婉可愛。已如今日。爾母之愛爾至矣。吾等安處於祖上之第宅。寧靜自如。無物足以擾我。而藉勤儉之力。歲入之息金。足供吾用度。不使失吾身分及門第而已。吾